BL
1900
C5L82
v.2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姚惜抱曰已而二已此也

無猶得無也

養生主第三

人之生也必有所藉以生者是生之上也生者形也主者神也神者形之所恃以立也養之旨順其自然行所無事不隨知識之紛紜以耗其神也〇此篇對偏執强辨以形勞天下爲道至於逐物傷生而不知反者說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有生必有死是有涯也知謂情識無涯卽諺所云人心不足也如知利祿者富益求富貴益求貴知功名者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知道德者賢益求賢聖益求聖皆是也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欲不避艱險不辭勞瘁以求之勢必形敝神疲豈不殆哉若已殆而猶不止仍爲知而役役則終於殆而已矣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此二句卽善亦懶爲何況惡之意力於爲善者名必歸之無近名行善不必力也果於爲惡者刑必及之無近刑爲惡不可果也凡天理上事卽是善人欲內事卽是惡惡字勿太說壞卽後文右師之祿仕是也善字亦不必大深卽老聃之結人心是也

緣督以爲經

緣循也督中也謂中兩間而立俗所謂騎縫也六書故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督據此則督字兼取

章枚叔曰釋槃角謂
二之經經首即角調也

中兩閒之義不必指煞衣縫即下文所謂有閒是也凡事莫不有當中之閒循此以爲應物之常經者因其自然之理路不必勞神也或云導引之法以督脉爲經亦謬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神不勞則形固故可以保身神不擾則氣完故可以全生守身即所以事親故曰可以養親不至夭札其天年故曰可以盡年○上三句是養生主之方此四句是養生主之效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一足跪者而抵之砉然嚮然奏刀騞然砉皮骨相離聲騞聲大於砉舊說砉然嚮然騞然皆用刀之聲却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法也莫不中音音節合柏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肩膝之容似之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音之聚也砉然嚮然騞然之聲似之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出乎技之上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如已解者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依乎天理依天然之腠理也
俞曲園曰技疑枝之誤素問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云經脈爲裏支脈爲絡支与枝通枝經猶經絡也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官謂耳目手足之官官未動而神已先行自循乎天然之理路批大郤隙導大窾竅也因其固然即天然之理路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著骨肉也綮肉結處也綮本音啟此音磬而況大軱乎軱音孤大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之內結處經過何況大骨良庖歲更刀割也經肯綮者族庖月更刀折也族衆也經大軱者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骨節盤錯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心息視爲止目住行爲遲手歇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若遇盤錯則戒於心而怵於形不肯銳志而強爲之但因其有間者所以解之甚易也謋然速解貌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力不勞而神亦大適

馬通伯曰以上養生者非養其形是謂保身

用刀一如未用。故曰善刀而藏。以上皆言所好之道。在於養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舊注借文惠一言、點入正旨。妙。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舊註公文軒宋人、右師官名先爲是官、後以罪被刖者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一足行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設爲問答。言其介也人爲之與天爲之與殆天生是人而使之獨一足也凡人之形有賦與之者。以是知其出於天意而非由人害也。然則刖足雖人之刑實由其知進不知退自取天罰耳。於人何尤。下文乃以澤雉之不入樊籠譬以諭之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艱。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不願畜於樊籠得食、雖易。而形受拘束、任人宰割不免驚怖、神雖爲一身之主、亦因之而不寧也、彼右師以任被刑形體之傷固不能免、而神之不善。不已久與。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又不盡禮弟子曰老氏弟子非夫子

馬通伯曰以上養生者不必不死是謂全生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友之禮）曰然（只當如此）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云其徒言不似老聃弟子）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哀甚）彼其所以會之（會聚也謂要結其心而會聚其情也）必有不蘄言而言（詞弔）不蘄哭而哭者（感之深故發於不自覺）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遁去也倍同背言違去自然之天而背反其性命之情忘其身所受之本體而遂無涯之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情之所鍾）（自爲桎梏而已○以上言死者不應使人哀）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來去生死也適偶値也時順自然而然之意時有必至順無可違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生不以爲樂死不以爲哀）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之生如物懸於空中死如解其懸而下）（○此言死本不足哀）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謂可指而見也薪喻形火喻神薪以然火薪無不盡而火之傳延無窮故窮但在薪而火則尚傳不知其究竟也此言死不但不足哀更有

死而不死者存。如能養生之主。則形雖亡而神不滅。有可與天地並傳於不盡者。豈特長生延年而已哉。

薛敬軒曰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莊子挺世非忘世其爲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

章枚叔曰國借爲馘王制以訊馘告注馘或爲國是其例澤者獻馘之所夏官注澤澤宮也周頌于彼西雝傳雝澤也蔚澤宮即辟雝天子訊馘在辟雝諸侯在泮宮泮宮亦即澤同得澤名說文蕉生枲也言死者以馘獻於澤宮數之其多如枲猶云死人如麻耳

人間世第四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與人並生其間則天地之間一人間也闔人成世而我亦同處其間適當此世世途中之險阻艱虞有不可勝窮者豈不危哉必備極虛靈因物以付無不委曲周匝庶世藉身而有功身涉世而無患也要而言之欲以身入世而一如出世又必其身之不爲世用而後得成其大用焉此一篇之大旨也○此篇對挾小知而不知變通者言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改悔者其行獨不恤人言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爲是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舊說蕉草芥也言以其國而量其死者若澤中之草芥堆積也民其無如矣民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爲救民計醫門多疾踵門求藥者多是有疾之人願以所聞思其則以平日所聞於夫子者思所以救衛之法庶幾其國有瘳抽乎瘳疾愈也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言非往而救民殆往而就刑耳發口森悚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臨時而思其則。必雜而不一。不一則愈多。愈擾。擾則生憂。而不能自救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存諸己。伏下心齋之道。存諸人。即伏下一宅來舍之意。故不曰及諸人。而但曰存諸人。○已上就一已身上較論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蘊於中。以名而蕩揚於外。故名為人所必爭。因爭名而智巧乃迭出不窮。名也者相軋也。軋傾也。名每以相傾而得知也者爭之器也。以智爭名。猶持械而鬭。是智實爭之器械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名以啟爭。智以行爭。二者猶兵焉。皆凶器也。夫名者人之所同欲。智者人之所同具。各執凶器以求勝。豈必勝之在我乎。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故曰非所以盡行也。

且德厚信矼。矼江。○愨實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雖有德而不求名。有名而非以智爭。而意氣未投。心志未孚。則在人終不能絕無猜忌矣。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述暴人之前

說文營惑也與熒通

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衙古通作衙更協。○心氣未達而以正言投之。是彰人之惡以自取美名也。人不以爲忠於人。而但見其有害於人。亦必反害之矣。若汝也殆爲人菑。言將爲人所害也。○一應往而刑句。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彼若是好賢之君。則其國自有賢。何用於汝。而使汝自表異於彼乎。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詔告也。汝惟無言以詔告之則已耳。若欲詔告之。則王公將乘人之未發。而先以言爭。令人開口不得。而目將熒之。心爲所困。則目將熒然若眩。而色將平之。氣爲所懾。則色亦消沮而頓平。口將營之。口欲言而不言。若經營之未定。容將形之。容止失其常度。形出卑屈之態。心且成之。心既喪所懷來。且欲降以相從。使成其過。○五句曲盡情態。描寫入微。鋪句用韻。倍覺深致。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益多其過。竟是長惡濟惡之人矣。順始無窮。始既成一濟惡之人。若順而不改。則流而愈下。莫可終窮。心上殊覺難過。若殆以不信厚言。殆將也。厚言諄

胥敖二字切音爲苗即
三苗也叢枝即宗也

慤篤摯。危言極論。如交深愛厚之言也。凡言有戇而見原
者。必主素重其爲人也。始旣與同。則爲素所狎暱之人而
非素所敬信者矣。若以順始不可。將以不信之人。而爲交
深愛厚之言。是以私暱弄臣。而忽持正論。欲彰君父之過
以沽名也。有不益觸忌
諫。而殺之不甚情者乎
必死暴人之前矣。
○再應往而刑句
前一段是言
輕出而禍必隨。此段是言難出
而禍更不可逆。意又進一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
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傴拊俯身撫摩也
桀紂惡二子。有其
美。而已有其惡。是以
好名而殺忠臣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二國
名
禹攻有扈
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舊註。室無
居人曰虛
死而無後曰厲。二國明知必取
禍。而猶用兵不止。求富實無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
今衛君輕用其國。是求實也。不
見其過。是求名也。故引爲証。
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舊說總上二段。言龍逢比干不能勝
其君。堯禹不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

馬通伯曰外皃為陽孔揚采色不定狀其皃為充盛而內無定執

方望溪曰不訾言皃相承而心漫不訾省

難於匡救。往衛亦無益。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信汝亦必有所以化暴之法。試以告我。顏回曰端而虛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此虛字緊貼端字說。只是虛衷以與之相接。無盈滿自足之意耳。與下文心齋之虛不同。勉而一勉力以從事。而專一其念慮也則可乎曰惡、句惡可上惡字歎聲。下惡可、言不可也。夫以陽爲充言暴人佯爲道德充滿。孔揚。采丰采孔揚。氣矜之甚也。舊說以采字屬下句。非是色不定喜怒之色無常常人之所不違樂莫予違。常人亦莫敢或違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按抑人之欲感已以言者。以自順適其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集解此雖日久漸漬之小德且不能成。況初至彼國。而望其有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之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勉而一。則固執而不知變化端而虛。則中無定見。外與之合。而內亦不見其可訾。是轉移無術。而匡救亦復不誠。庸詎可以成其德乎。下文所以變爲曲直上比之法也。諸解俱未安。俗說以訾其庸爲句更謬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則中

有定見。異於端而虛。外曲則隨時變化。異於勉而一。自成其教而比合古人之旨。則外曲而不流於阿。亦內直而不至於矯矣。內直者與天爲徒天理本直。直則天之徒也。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人之生也直。無貴賤一也。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而人猶言若人也。○直道而言無庸疑惑。豈必待若人善之而始信其是。必待若人不善之。而始知其非邪。蓋有定見。自不至疑天理而狥人情。但務虛衷矣。若然者。人謂之童子天眞未漓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執笏跽拜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爲病也。是之謂與人爲徒循臣禮而無嫌於諂。不必亢節自高。固隨時變化之宜也。亦異於執一者矣。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諷教責善。而援引古昔。實皆稱述往事。原非自行教讁。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

馬通伯曰太多即汰侈之借字彼雖政法汰侈吾不以私心伺察亦不致取戾

馬通伯曰暤与皓同不与丕同邪与也同回意雖之故告以有道而爲之則易也易之者若皓天之丕宜無爲而化矣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政法、正人不正之方法也。大多如所云曲直上比之不一也。諜通作喋、多言也。既不拘於一法、又不多言以取厭、固可以免罪。雖然、止是耳矣。止可免罪。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化人之惡而無其迹之謂化。師心者、出之有意而非自然之妙用也。下文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不師心而能化者矣。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術也。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昊同天不宜。使之齋而後告以其方、以此方雖已有之、不易行之也。若未齋而遽欲行之、是易之也。易之、則與廣大虛明之天、不能脗合矣。故曰皞天不宜。○齋即下文心齋。有而為之、即下文入遊其樊六句之法也。皞天宜、即下文所云無行地為天使、以無知知、為萬物之所化也。此處特引而未發、毋庸別生臆說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若、汝也。志、心之所之也。一志、純一不雜也。無聽之以耳而

郭筠仙曰齋之言齊也非使其心虛而不受物不能使之潔齊也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四句歸重聽之以氣特以上三句引出氣字耳猶云聽以耳不若聽以心而聽以心又不若聽以氣下文又申言之以跌出虛字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以待物者也聽止於耳猶云以耳聽者止於耳聞其聲而已聽以心者雖心之存主有定可以證驗是非得失亦止以此心為證驗之符節而已唯氣則流行於一身之中無執着無滯礙任物之紛至沓來不逆不距自然坐照無遺泛應曲當如太虛之無所不容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則靈靈則瑩瑩之氣何所不通故入世之道千變萬化而無不備集於虛也唯虛則氣順而心自正止於符者又不待於証驗而無復師心之擾常有如神之照矣是乃所謂心齋也○此段語意本自明白而諸解最多謬誤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使猶言用也言前此未始知氣之大可用也實因自見得有已也而今既知氣之有大用也當不自見有已而動之以天矣不識如此則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無有我之㝵者心齋之道盡矣吾語若語以其方也蓋能心齋則體用具足可有方而為之矣若能入遊其樊

姚惜抱曰崔本毒作每云貪也

而無感其名。樊籠也。王公之求名實者。若有樊籠。如困約禽鳥使無所逃。令人入而輒危。最險隘難遊者也。進言者若能綽然而入遊於其中。不至觸其有過之名目。庶彼不乘人。而鬬其捷。入則鳴。不入則止。又審時觀機語默。因其受不受。如樊中之鳥鳴得其時。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毒藥也。藥之物恒多毒。故曰毒。又治也。易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也。蓋取以藥治疾之意。醫者治疾。必分門類以別其證候。于是製為一定之方藥。今醫人君國者。不拘其何許病症。是無門也。亦不拘一定方藥。是無毒也。一宅謂如至親骨肉同居一室。無彼此疆界也。寓於不得已者。雖有匡救。皆寓於同室親愛情不容已之中。有不覺其匡救者。然則言之者無迹。而聞之者不拂。其於入世之道。庶幾得之矣。○此六句正言其方。下又申言必虛乃能行之。與皞天胎合。絕迹易。無行地難。絕迹而一切不行猶易。惟行而無跡乃難。為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役於人欲。是為人使也。任天而動。是為天使。使也。偽者矯揉造作。人為之偽也。因人者可以勉為。任天者不可以強制。上文自人遊其樊至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皆純是天機之蠱盪。此豈可以偽為者哉。其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

以無翼飛者也二句設喻以引起下二句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有知而能知心之符是也無知而無不知氣虛以待物是也此等妙用似非理之所有矣此四句是開一筆以跌起下文瞻彼闋鈌者虛室生白闋牖也白明也禮曾子問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此言所謂以無知知者何哉以虛自生明故也觀於戶牖空虛無物以窒礙之則室內自然生白可以知之矣體物微妙喻已足達難顯之理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吉祥光明也光之異常而兆瑞者謂之吉光祥光此承上白字言氣之虛自生明有異於當室之白者故直名之曰吉祥此吉光祥光生於氣而萃於心寂然不動初未嘗逐物而移是止於其所止之處而光之所照自無所不及也若不止於所止之處逐於物而以察察為明是坐馳而已豈吉祥之謂乎坐馳猶言靜中躁也○筆乘云人之安身棲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沈之類亦通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事物至前必先交於耳目乃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是狗耳目而內通於心也又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非心之符亦有所不用矣豈不外於心知乎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若此者雖

馬通伯曰行終猶詣極

王壬秋曰以上諫爭之法

鬼神之幽杳。消息可以潛通。若皆求宅於清虛之府。而無復隔閡矣。況與形同世之人。有不感歸甄陶者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與造化同工。則萬物胥受變化。是卽萬物之造化也。說文紐系也。崔氏曰。系而行之曰紐。言禹舜皆佩服之而行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舊註。几蘧古帝王名。散衆也。行終。行此以終身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但不急楚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惧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未有無術。而能使人交懽成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事不成。則以僨事取罪事若成則必憂思成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夫子語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言平日薄於自奉。物不求精。廚中事簡司爨者不至苦於勞熱而欲

就清涼。見非膏粱子弟。不耐勞苦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心煩則內熱。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尚未及事之情節。已足生疾。如此。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教所以免患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大經大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天性之愛故不可解。天經地義。故無所逃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惟親所命。井廩可也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惟君所使。不避艱險忠之盛也是安於義命者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事其心求其心之所安也。養其忠君愛親之心。不因所遇之順逆。而爲哀樂頓改於當前。即或事不可爲。患不可免。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前定

吳摯甫曰行察也

馬通伯曰荀子悖亂昏莫注莫冥冥言闇也

忠孝之德。于是爲至。○此命字與上命字微別。上以天命之理言。此命字以天命之數言。不必扭揑牽合。俗解有以此三段分配陰陽人事者尤謬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既不可解無所逃則自有所不容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俗語事情二字本此。蓋事必有其情。如出使事也。欲合兩國之好。則其情也。忘身不計身之利害也。何暇二字可味。此即仁者不憂道理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復白也。以下示以奉使傳言之道。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相靡猶言相推。亦與摩通。言近者積久漸摩。能推誠相信。不待辭說。遠則必忠之以言遠者迹踈非詞命無以將其誠。言必或傳之必傳之使臣之口。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溢則類於誕妄。妄則其信之也莫郭象云。莫者莫然疑之也。據此則爲致疑之貌。然本文不曰疑之也。莫則非疑貌也。大抵是倒裝句法。言莫肯信之耳。莊子每有倒裝虛字句法。如技經肯綮之未嘗。倒裝未嘗字是也。今人口頭常語。亦多有之。莫則

郭筠仙曰實喪猶言得失實者有而存之喪者忽而忘之佹得而佹失者行之大患也

傳言者殃使者歸罪故法言古格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舊註戲相搏者始則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傷蓋其戲太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舊註賓筵飲酒始則威儀秩秩卒至載號載呶以飲酒太過故各逞其奇樂流於狎侮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舊註諒信也鄙詐也始將以誠信卒乃至行以鄙詐若不慎之於始而以苟簡爲之及其將終禍變必大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言之起滅不常如風吹波浪然故曰言者風波也行之已失難回如果實之喪墜然故曰行者實喪也實喪猶常言實落耳夫風波一鼓即起是至易動者也實喪一墜即下是至易危者也故忿設無由舊註忿怒之施原無他故巧言偏辭巧則不誠偏則不正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拂然急不擇言如獸之將死亂鳴茀然勃然也於是並生心厲厲惡也言者聽

者心中並萌惡意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尅同刻。核同覈。言尅核太甚。則人不能堪。不特不能改悔。而恥過作非之心。反因之而起。而尅核者。初不知其由己之相激使然也。苟不知其然。則其忿怒之施相尋無已矣。烏知所底哉。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郭註。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度。皆由後來增益。遷令勸成殆事。以後來增益。而欲以濟事。適足以僨事。如後代和番之使。私許歲幣。誤國甚矣。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交好之美。成在異日。久而後知。交惡之禍。成在目前。後不可改。不可不慎也。○以上言爲臣傳命之道。下文仍收歸安之若命意。見臣子行事之情。當盡其道。尤當置禍福於度外也。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則心不困苦。隨在皆優游自得。是乘物以遊心也。即或無可奈何。而必不可解。義無可逃。實在我之所不得已者也。唯當安之若命。則至困之中。自有至樂。厄於遇。正所以養其中也。遊心養中。理特精微。而語極新警。至矣。何作爲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爲。以報君父哉。

致命謂使者致簡書之命
王壬秋曰以上交際之準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莫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爲至難及矣○末仍收歸起段意作結見得入世之道若事關君父固貴遠映尤當置生死於度外亦以出世爲入世之一法也莊子於綱常大節處見得道理精到如此知古今無不忠不孝神仙也而俗解乃若纏陰陽人事二患謂夫子始終只爲免患計眞不通之見也又有援此以證人丹訣者直胡說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聵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劉須溪云天殺猶言天生刻薄人也愚謂其德在於凶乃上干天誅者故曰天殺亦直截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者令其可親不令難近也和者守其中和不同不流內有操持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入者入於其類竟與同惡也出者不同不流之節著見於外也形就而入且爲顛爲

幾危也

滅爲崩爲蹶（形就而入是與爲無方而盡喪所守則爲顛滅崩蹶有危國之患矣）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心和而出是與爲有方而顯以自旌則譽望所歸即爲當躬之妖孽有危身之患矣）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童心無知也）彼且爲無町（廷）畦（攜）亦與之爲無町畦（無界限也）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不立崖岸也皆無檢束之意）達之入於無疵（達猶引導也委曲而引導之入於無惡之地此形就心和之妙用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其所以取死以其臂乃其才之美而自恃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矜伐才美者以犯世所忌則幾與螳臂當車同危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決裂也虎殺物決物必奮力張威則其悍戾之性以有觸而發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度其飢飽而制其飲食調達其怒心而不使勃

王壬秋曰以上教化之
道

發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之性雖與人殊而獨親媚養己者以能順其情而潛移其性也故凡養虎而爲所殺者以逆其情而不克節其性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糞以蜄盛溺以文蛤灰飾溺器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副墨僕僕御也僕緣二字連下讀舊註作僕僕飛着馬者謬○突然驅之出馬不意則馬驚而逸其傷更甚於蚉虻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保護之意愈至而平日之愛轉亡可不慎邪螳臂之喻言傳惡人不可恃才而逆之養虎之喻言當順而導之養馬之喻言當徐以化之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名見櫟社樹樹櫟爲社其大蔽牛絜之百圍一把曰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古者刳木爲舟大乃可用旁旁枝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厭觀猶言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

廣韻樠松心液樠謂脂出如松心也

釋名辱衄也言折衄也泄抴之段字謂牽引也

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猶棄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音滿脂出貌津液脂出樠樠然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見伐故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言汝以予爲散木將何木可以比予耶）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柤（查）梨橘柚果蓏（裸）之屬（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材以自取害）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求無用而猶屢有覰已者幾不免於死乃得無用而成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王懷祖曰診讀爲眕爾雅眕告也
章枚叔曰密借爲謐說文謐靜語也
王懷祖曰幾讀爲豈
壬秋曰以上有託而全處富貴之善者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也。匠石非用世之人。而未能無用。則是幾死之散人也。安能知散木乃無用之用哉。匠石覺而診其夢。舊註。診占也。弟子曰。趣促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爲社。又疑藉社以獲全也。曰密若無言。以不知者不當言也。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郭註社自來寄耳。非木求爲社也。乃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木以無用爲用。卽不爲社。亦無翦之者。且也彼其所保者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集解。所保與衆異者。衆以有保爲保。而彼以無保爲保。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於木何與焉。而以有社之義。譽木爲有用。失之遠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在今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賴○藾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芘焉。故爲大之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章枚叔軸之貫轂本非一體木心与郛廓相離俞之軸解

名讀爲貴麗与欐同章枚叔曰說文楄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楄部薦榦今傳作楄柎楄柎聲轉爲便房霍光傳賜梓宮便房如淳說爲楩椁畧近之便房音小变則爲樿傍

爲棟梁。俯而視其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軸解，木理旋散也。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酒病曰酲。言令人昏醉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覩木而悟神人之妙用。宋有荊氏者，地名宜楸柏桑。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栖狙猴架。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大家麗棟梁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善傍者斬之。樿傍，棺全邊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疑獨云，解，解賽也。或云，古巫祝書。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爲犧牲。其色不純，體有異，身有疾者，皆不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巫祝之所謂不祥者，正神人之所謂大祥也。收句

馬通伯曰以上安於病苦處貧賤之善者

如猶乃也

含蓄有味

支離疏者（支離體不全貌蓋以病僂得名）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椎髻也）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之腧也皆在脊背）兩髀爲脅。（髀大腿也五句寫支離之形）挫鍼治繲、足以餬口、（磨針浣衣自食其力）鼓筴播精、（筴同策）足以食十人。（揲蓍鍊米。餘力在外。數事俱可俯身爲之故擅其能。）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患爲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用供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十九斛二斗）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無用者也。此段悉仍舊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過之）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改論語歌辭。別有曠思）天下有道、

章校替德說文千也
平聲即登字臨人
以德謂以登高臨人
也
又曰陽借為場說文
場祭神道也字亦作
唐廟中路謂之唐
引申為道路之通稱
迷陽猶今人言迷迷
馬通伯曰以上慨世也

聖人成焉（能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全生尚有許多生人之樂僅免刑則舉足皆危機矣）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福澤之益人輕甚於羽易承載而不知承載禍讁之殃人重甚於地當遠避而不知遠避眞可慨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懷抱道德欲出仕救世而居位臨民非己之福也烏可以不已乎）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奔走世途不知易轍如畫地而趨乃取禍之道也安得而不殆乎）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薇也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行路也言迷陽雖有芒刺不得我入山之路也）吾行郤曲無傷吾足（郤曲猶言迴曲言我入山之路雖迂迴屈曲無損我入山之足也下文乃言所以入山之故〇此段文義易明而諸註亦復多誤時解乃云既避世入山猶恐芒刺塞路不能前往路之險阻不得不經涉猶恐舉足自傷是入山而憂疑不果也神氣都去矣其他精邃處自然盡誤閱者鑒之）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自盜其氣）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自銷其質）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鑑於物可以知所自處矣）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

用之用也

感慨作收有遠神○二句收本段并收匠石子綦支離三段凡此四段皆以無用得入世之大用者也通而言之則入世之方如孔子之告顏子虛以待物而有無門無毒之妙用萬物無不可化也次之則如孔子之語葉公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亦可以有患而不患又次之則如伯玉之語顏闔能形就心和而慎於所施亦可以化天殺之人而不危夫可以處無道之人間世於世固無不可入矣然皆未免爲有用之用則終恐爲有未周猶爲勞攖求若無用之用爲得大自在也故以後四段終之

王伯申曰直特也

德充符第五。免全其天之謂德德充於己而驗應於人。若符節之相合然。故曰符。然其驗於外者不在形貌之美也。卽刖餘醜厲無不可以感動聖凡。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形之不全。反見形全者反不之若也。則惟其德之充於內者異也。其德非由後起。原不在形骸。乃立於人爲未起之先。渾然太和。篇中所云守宗保始。獨成其天。與物皆春。皆德之和也。此篇對異說之贊鼓惑衆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刖足曰兀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三字斬立不教。坐不議。駘無所授。虛而往。實而歸。其徒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四字出老子。借以譏世之弱於德而强於辯者。無形而心成者邪。形不具而心德成。是何人也。叩其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亦將往從之遊。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言奚但。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爲先生。其與庸

嚴又陵曰不與物遷命物之化即佛云一切衆生皆轉於物但能轉物即同如來也宗即壺子所謂未始出吾宗之宗

亦遠矣遠勝常人若然者其用心也獨奈之何叩其心成木頓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身有存歿而心無變易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雖天地有傾陷而心無遺亡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心有道心人心而此云無假者純乎天理則真雜乎人爲則僞蓋立於人爲未起之先故曰無假即無極之真存乎人者所謂真君真宰也此真人皆有之却都昏了騐獨能辨取而保全之不至因物有遷則全體太極而萬物之化皆從此出如聽命焉而第守此無假之宗主無少加損此所以不變不遺也常季曰何謂也問不與物遷之義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異謂萬物分形之後同謂太極未判之初從其後觀之則同在一身之内者亦如兩國之不相合由其初觀之則兩間之紛紜無紀者總如一物之無異體此四句言能審乎無假之初者其視萬物也且不見其有異又安有反因物而遷其心者下文乃接入王駘說夫若然者指王駘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

王壬秋曰萬物一體故足如土

最聚也

馬通伯曰也与邪同言受命天地非有獨異物最人從其性通也

一而不見其所喪凡心之因物有遷者因其視物有可愛可惡之殊故其用心有或愛或惡之異若王駘者雖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且不知其孰爲可悅而相宜而但遊心乎德之和見得萬物皆一而不見有所喪失又安得有愛惡之殊施而因物有遷哉○德之和舊註云德之至美至樂處亦未確益心有心之德然如仁義禮知信之德則已有分辨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非復渾然大和全未有喜怒哀樂之淸者矣別之曰往之和言心之所遊只在絪縕未判之先渾然太和之內全未有區分時所以不見得物有得喪即喪猶不喪也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二句即就王駘身上指點不與物遷之心○郭注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無可繫蒂其心者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未得之曰以其天德良知反觀而得其天君既見得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爲固有之常業也物何爲最之哉問其學非爲人止自得其固有之心何與於人而人尊之樂從者衆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喻人以師爲鑑惟能得其常心者能使人各得其常心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靑靑受命於天

馬通伯曰正幸之正語詞

章枚叔曰郊祀志木寓龍一駟寓即今偶像字寓六骸象耳目所謂使形如槁木也

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呂吉甫註术莫不受命於地。惟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惟舜獨正。則舜豈不以正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陸長庚副墨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按獨在者草木黃落而松栢獨存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字須善會。言舜非有意於正衆生。乃已正而物自正，若有天幸然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是能保其始也。保始於內自有徵驗於外。此正如心中有不懼之實。其英風雄氣自爾吐露。雖發自勇士一人之身。已入於九將軍之心眼中矣。○九軍只極言人卒之衆耳。不必贅解。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有勇之實。而得勇名。不過欲求名。而有可以自要名者耳。而猶且雄入九軍如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者。命物之化。而天地爲之各效其官焉。物視其所一。而萬物如同遊於一府焉。直寓天地於六骸而不見有彼此之分。象萬物於耳目。而總無宜不宜之異以其知得其心。卽得其常心。只此一知之所知。遂能守宗保始。極之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此心更無或死之候。此豈

姚薑塢曰假當讀遐

是猶之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故德充而符自然徵應

有不懼之實者所可擬哉。其徵之及人。又當何如耶。○如此解方確。**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同格。至也。謂超凡入聖。誕登於至道之岸也。擇日猶言定期也。謂先定其期。已造至人眞人地位也。**人則從是也**人因是而願從者衆。非有待於言教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彼但爲已心足矣，安肯以動物爲事。而欲其最之耶。○篇中言無假言守宗。言保始。皆德之和也。惟德之和，乃是至德。乃是德之充。德徵而從。是其符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行。故約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違避也。羞與同行。實因自見得是貴人。至此更忍不住。索性說出。**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大賢之門，不貴人爵。雖有執政。如無

唐荊川曰取大猶言尊信

執政。即執政自視。亦應如無執政矣。今子產自以為執政故為驚異之辭曰。不意先生之門。固有執政之貴如此哉言外見門內人不應有此鄙見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貴先人視人皆在已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鑑喻人心。塵垢喻富貴。久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欲增長學識故以為取大。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以執政自大。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兀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以刑餘而欲德高古帝。菲薄人爵。何不自量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言自列過狀。指數其見於行事者。不應亡足。即不列過狀。默考其藏於隱微者。亦當存足則无實无妄之災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且无非其罪。能付之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非有德者不能如是也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正當中央。巧必中之地也。然有不中者。倖而免耳。喻人之

馬通伯曰以上言自非
可自主故存亡皆安之
若命

存足者實有當刖之理。必刖之勢。却反倖而得免。明刺子產。訕笑一切。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人笑而怒。猶在形骸上介意也。廢然而返。尚德自忘形也。不知不覺先生已將我之塵垢洗去矣。故十九年來。先生不我兀。我亦不自知爲兀也。說得氷融凍釋。毫無渣滓。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今子區區在足上著眼是特知有形骸耳。而乃欲計我之德於形骸之外。是舍子之所見而索子之所不見也。不亦過乎。○郭註遊於形骸之內。是同取大於先生。在德上著力。索於形骸之外。是出入間。又在足上著眼。亦通。但未見語意加警。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去聲。○蹵然不安貌。改容更貌。則前此之容貌。皆一派富貴氣可知。○子無乃稱。爾疑有闕文。今且依文訓之。子無字當一讀。言子之視我當無執政在心眼中。我之視子亦當無喪足在心眼中。乃稱子之身分。乃稱於先生之門也。四字直收裹全段。古註未安。○此段言德爲良貴。勢位刑戮。皆無加損。

俞曲園曰賓賓猶頻頻漢書注頻字或作賓

即因前段視喪足猶遺土二句而申言之。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無足趾。故以踵行。一說踵頻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可復續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舊註所貴不在形骸言有性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以兀見外。猶有人之見者存。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延之入而與之講學。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猶言未有缺憾○以尼山大聖竟爲無趾傾動已奇。然猶是常理。下文忽又轉出異境。逈非思議可到。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舊註賓賓恭敬以學於老聃也彼且蘄

馬通伯曰以上持身之要務全其真

以諔（俶）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言孔子方將以一己之偏見立說講學傾動徒衆。而至人正以此爲桎梏則兩相左矣。求學何爲。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生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直見講學多事。故以爲諔詭幻怪之說雖廣傳後學誘掖不倦。徒自苦耳。老聃以爲儒者講學只緣見得此身太擔干係認得是非大分明。所以勞壞束縛動轉不得若能知得是非本無死生一例。如齊物論所云忘年忘義則脫其囚繫矣。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與之以講學之具又與之以好講學之心。使之任講學之責是天以講學桎梏之。雖進之以老子之說。必不聽安可解之乎。○此段蓋承首段立不教坐不言之意而申言之見德之充不待言說若好講仁義收召徒侶。乃是自取桎梏非德充自然之符也莊子要闢辯者之徒。簧鼓天下。每竊先聖之糟粕以爲口實因并將孔門講學亦視爲桎梏則若輩之爲天刑更不問可知讀者須得言外之旨。乃知莊子不是詆訾孔子。正詆笑惠施輩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佗○醜貌者姓名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舊說婦人專以皮相郝羨慕至此落想甚奇○按故爲不可解疑陣之至奇者）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出意見止隨人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權。）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養人之財○望如月之望取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知識尺近無遠畧。）且而雌雄合乎前（卽上文丈夫之思婦人之請）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不數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授以國政）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不以爲意）寡人醜乎卒授之國（自媿不如卒以爲宰）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卹憂也）若無與樂是國

王壬秋曰左氏趙簡子伐鄭自誓以素車無入於兆下卿戰死之四詞素車無翣翣也周人飾牆置翣所以掩形彌深者也戰死則暴骨原野無爲護掩之

資齎通借

馬通伯曰不爪剪不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娘始剪面髮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御必男女之未婚娶者歟

也。思之至是何人者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食死母之乳少焉眴若。縣眴古通眩目轉視不明也。即創視死而目不瞑似之舊註誤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以母視不見己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己不類所以棄走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謂所以運動此形者神氣是也。喻人之可愛在德不在形若有形無德則母子不能固其情也集解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翣棺飾以布衣木狀似扇禮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五盖陣亡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舊說以翣爲武所資無據褚氏已非之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資給也無所用之故不愛皆無其本矣。無用之之本故也褚伯秀管見云自㹠子食於死母至此疊喻以結之皆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爲天子之諸御。妃嬪不爪翦。不穿耳。恐傷其體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令在官役使所以恤其情。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

姚惜抱曰劉長翁言兌即老子塞其兌之兌正是要義如醫家脫证日夜無郤正謂此也鈕樵堂曰古假閱為穴兌即閱之省

純全也

德之人乎爲御者形全其爲女娶妻者形全其爲男猶一則人貴其體一則上恤其情如是況德全者乎舊註以不剪不穿不使爲形全欠順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焦弱侯筆乘云才郎孟子降才之才才之未渾全者每喜自衒才全則德內充矣奚形之有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事之變言無一定之遇也命之行言天命之流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雖有智者不能逆計於其先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知其不可逆覩故不以滑亂天和不使入於虛靈之舍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悅○心不以外物爲欣戚則和豫之氣常流通於靈府而存於己者自孚於人不至或失喜悅之意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皆春郤同隙和豫常通則無間隙矣物常喜悅則物與我皆一團陽和之氣矣是與物皆春也○連用兩使字語極深雋而神氣飛

馬通伯曰以上性量之充在無閒隙

舞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既與物皆春是使人一與相接而方春和煦之氣即生於其心者也寫太和洋溢之妙筆有化工是之謂才全如絪縕化醇方是才全（）此段議論精奇得未曾有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所以可為法以測高下者以其水保聚於內而外不搖蕩極靜故極平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則成其和成和即所以修德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不形猶水內保而不蕩則物自取法而不可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舊註始以為帝王君天下不過治民而生全之自謂通徹之極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忘吾國恐以身殉物為危亡之道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舊註望其以德相規（）此段言德充則自有符驗如太和之氣揚詡萬物不可以迹象求又不特喪足不為德累矣

游行也
孽與蘗通言智
爲思慮萌蘗

闉因跂企支離無脤唇說衛靈公闉跂曲足以趾行踵不貼地也無脤無唇也舊

註人名也盖肖形名之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豆肩肩脰頸也肩肩羸

小貌甕㼜盎大癭說齊桓公項下生癭大如甕㼜亦肖其狀名之桓公說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舊註二君把完人倒看壞了才是悅之至落想甚奇世說首有悅一眇妓

者視天下婦人皆多一目可謂善狀癖情都從此脫胎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承上

言德有所長而人愛之卽形不全可以相忘反以醜爲美矣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夫德不可見而形可共覩是德本人所易忘而形乃人之所不忘者今以愛德而忘

形是使人不忘其所易忘而忘其所不忘也此乃眞忘者非由矯制也故聖人有所遊心之所遊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以用智爲孽如木之孽枝人之孽子非正宗也

以約信爲膠如以膠聯物强合之也以合德爲接如受賜於人仰承而接取之也以工巧爲商如賈人自衒求售也

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㞢德不貨惡用商

馬通伯曰以上絶世情故能忘其身

何思何慮惡用智未雕未琢惡用膠原無所喪何以爲得原不求售何用自衒四者天鬻(育)也天鬻者天食(飼)也鬻養也四者乃天之所以養聖人也養之者直如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優於天賦自不假於人爲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其身無欲惡之情故不見有是非而不得以攻取勞其身眇(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甚小故與人相聯屬而羣於人謷(敖)乎大哉獨成其天謷大貌德之大與天同體是獨成其天也故聖人有所遊以下承德有所長而申言之見所謂德非修以人爲而有得也乃絶去欲惡攻取而克葆天德即所謂德之和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人之本然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乃無情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天也互言之耳天既予以人之形貌則與木石異矣安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有形貌則有知識安能無情莊

馬通伯曰以上不益生正以保其身

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舊註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禪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爲參之也○言無情者非必絕無知覺但不以情欲傷身而求益於有生之外耳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男女交而人以生則人身本從益生中來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循本槁梧琴也○言天予人以形貌原不令人以好惡傷其身今子乃不自愛惜精神常倚樹而吟倦則據琴几而瞑是天本選擇而予子以最貴之人形子却不自愛持堅白之說以自鳴而傷身也○此段言有形而無德則雖以辯自鳴祇以自傷其身人終不從必無既充之符也○全書皆爲惠子輩下砭而此獨直叙與惠子問答不在重言寓言之例者蓋惠子倡爲異說而應之者紛紛日起則道術之裂益甚故重言寓言卮言皆所以砭惠子而明斥惠子又所以曉應之之徒也。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猶言大道法也仁義禮樂皆道也竊仁義之糟魄亦未始非道也而已落於形器或墜於一偏則道非大宗法非上乘矣必遊於混茫之一氣入於不死不生乃是道之大宗其法則以止於不知而形骸死生一切都忘方是上乘由此而觀則堅白同異之說與諸家方術之宗小之又小不足為師明矣通篇大旨如此而其文變化精微解者多誤今皆為分明之庶幾一線穿成不至迷悶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人皆言萬物本乎天而或謂品彙羣分天皆物物而為之則未知天之所為矣人皆言性分有所當為而或以紛紜馳逐自斃其精神則未知人之所為矣故欲得大道法者但能知天之所為與人之所為則為之至矣知二句懸空喝起下文乃分承天人之所為而各指其實

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承上言天之所為非真有所作為也知之者知天之所以為天本渾然太極當太極未判之初而生生之變化無窮自統備於其中非於未生之前已費鑪錘亦非於既生之後別有陶鑄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

雄即勇之借字墨子
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

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人之所為亦非別有作為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入道在知止其所不知若果知止於所不知而養之使有知歸於無知且并不自知其無知是以有知養其所不知也由是此心渾然太極參萬歲而成純更無夭折遏塞於中道者是則知之極盛而與小知大相懸絕者也○以上七句乃全篇總冒所知即心也養所不知即心忘也謂心有知而養之使渾忘其知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前所言者雖為知之盛然既已有知必待攝其知於所不知而後為得其當乃不誤用其知當其有待之頃則其知之誤不誤尚未定也又安知吾所謂天之所為者必不落於人為所謂人之所為者必非即天之所為乎蓋天之所為若非天而生則不可謂非人矣人之所為若養其所不知則不可謂非天矣是惟真人能真知之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人不以人雜天而以人合天則所知為得其真而不誤矣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寡貧約也成盛大也不逆順而受之也不雄不雄謙而承之也即窮通不計之意不謩同謨士士托仁義

心息相依使息常納於
踵則心亦退藏於密
馬通伯曰大程子云莊子
此言最善人於天理昏
者止是為耆欲所亂

而立異為名高者也。不謨士。不以繩墨自矯圖成高士之名也。舊註改士為事。不必。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得失不計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能動其心。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以上皆有得於大道法。故能若此。而皆由知之真以登格於道也。欲知大道當觀法於真人矣。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嗌咽也哇吐物其耆慾深者。其天機淺。

也。郭注氣不平暢也。●○真人之為真人何如。真人固有所知也。而唯知養其所不知而已。試以真人之身言之。寢不魂交。故無夢。覺不形開。故無憂。食無求飽。故不甘。其氣息之呼吸出入者。如無呼吸出入。收攝斂藏。若灰宿火。深之又深。蓋真人之息。常收斂於命門氣海之間。命門氣海。為神之所聚。循足後之踵。為形之所鍾。是息以踵也。呂註云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也。若常人則息在喉矣。其氣既不調。節或屈抑而降伏之。呼吸愈粗。其嗌之出言若哇嘔而不平暢矣。是何也。由其起居飲食。日逐紛紜。嗜慾日深。而天機亦日淺也。簡鈔云

章校曾曰訢借爲忻說文忻闓也司馬法云善者忻民之善閑民之惡

吳摯甫曰郭捐作揖是也与揖通

足底下有湧泉穴乃氣之所息所謂從頭流至足究竟復上升者亦通循本天然之氣機即息也息出於喉則淺矣

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試更以眞人之心言之人情之悅惡莫大於死生眞人則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於機而生也不訢入於機而死也不忘其不距唯安時而處順去來翛然並無留難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集解不忘其所始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復之無思無爲渾忘而化正復還其本無之天眞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人心有知而不以知知其始之本無是以心捐道也眞人不忘所始則即心即道融而爲一矣何捐焉天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本循環無端若不知天之終歸於無而欲求益於有生之外是以人助天也眞人不求所終則即天即人合而無二矣何助焉是

之謂眞人

有眞人乃是眞知有眞知乃有眞人

若然者其心忘

忘古本多作志然殊費講俗本作志郤於前後文尤相大宜從之志字上括以所知養所不知二句下通坐忘一段乃一篇要旨作志字者傳

寫誤耳。○忘則無思無爲其容寂寂則神疑不動其顙頯、音葵、○頯則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愛。煖然似春非有所惡喜怒通四時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常與物宜而無終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滅人國而人知其非利天下也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集解此段以心忘頯起逐層推出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澤。仍一淒然煖然之意皆心忘之眞象也。○此正針對墨氏形勞天下之說。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聖人萬物一體。非有意通物。至仁無恩。非獨加親厚。故樂通物非聖有親非仁。審時觀机。已屬任智。故非賢趨利避害。豈能安命。故非君子若好名而喪己。并不可謂士矣亡身不眞非役人也亡身出於一時之激烈則不眞。可爲人役。而不可以役人。若狐不偕古賢人務光舊註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箕子胥餘舊註胥餘箕子名或云比干。紀他音佗申徒狄殷人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章枚叔曰公羊傳義形於色朋即馮之借方言馮怒也吳語奮其朋勢亦以朋爲馮也此謂義形於色而無奮矜之容

崔借爲摧

廣雅厲近也

章枚叔曰世讀爲太古世太聲同世叔即太叔世室即太室

適其適者也。諸聖賢務義而行義。是常人爲義所使。而諸聖賢亦爲義所使也。故曰役人之役。人以行義爲安。諸聖賢亦以行義爲安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舊註云此段歷言不忘之非道見有心爲之皆無是處。○此非貶諸聖賢。正深斥墨氏耳。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以下極形容眞人無心而爲之狀。義而不朋、言宜於人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覥歉然而非以卑承人。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乎自然之貌。○所守方而不固執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也。○曠然無懷而有實際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和適貌。似喜喜而非眞以爲喜也。崔高大貌。其心高大不以物爲事。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也。滀水聚也。畜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也。利用於外而不蕩於外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澫醜也若與世俗同流合汙而謷然高放不入於俗。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連檢括之意。悗俯下之貌。其緘默深遠而莫測者似好捫其舌實自然而忘言。非有意不言。以上十二句俱集解。以刑爲體。身自無過。如以刑爲體。以禮爲

邴邴

章枚坩曰鄉飲酒義時殺亦作時察此殺乃借為察綽讀為逴以刑為体者發姦摘伏為上故逴乎其察

翼行自中度。如以禮為翼。以知為時。時措咸宜。如以知審時。以德為循。自然中知如以德為依據。○四句當活看。乃不隔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綽乎其殺言不待刑威。一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行於世者。如以翼輔之。飛行甚捷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得已而應之。非有心於審時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邱岸也。言其自然而登格於道與有足者循路而至於邱。均無差錯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不知者不知其無為而成。真謂其勤於行矣。○此段言真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心為之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真人之全體大用。似有心為之。而皆非有心為之。如此。此其心豈復有悦惡之未忘。而或好或弗好哉。故其時而有似於好之也。無以異於弗好也。一而已矣。時而有似於弗好也。亦無以異於好也。一而已矣。其無好無惡而一也。固無不一者即其似有好惡而不一也。究亦無無不一者。蓋惟無不一。則人之

所為即天之所為而與天為徒矣若果不一則知人之所知不能養其所不知而與人為徒矣與天為徒者自不復與人為徒必不使天與人互起而相勝也是乃真人之所以為真人也下文即接好弗好之一而以死生言之痛發心忘之妙舊說皆誤死生命也其有猶同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好惡莫大於死生而死生實天命之一定猶旦夜之遞邅乃天運之不可易原非人之所能為皆物理本然之情實也彼特以天為父而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死不足惡生不足悅何也誠以道固有其至親至尊者也試觀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是以天之寥遠而猶親愛之矣而況無為之天德尤卓然於天體之上者乎忠臣之事君也特以君為元首而尊於己遂致其身而死之而況此身之真宰實為真君非僅以義合者乎夫至親至尊者大宗也而養之則以心忘為上乘之法故下文接言心忘之妙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煦以濕相濡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相煦相濡不如相忘之遂生自得也借喻指點醒豁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

馬通伯曰澤中有山山中有壑而舟又藏壑中可謂固矣然而子夜潮至舟或解纜隨造化推移莫得遯也

忘而化其道辨別是非不如忘其是非忘其是非則化其是非而爲道之大宗矣故道貴於忘忘所謂養其所不知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勞老佚死息又安見生之可欲死之可惡而必難兩忘哉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以吾生之勞且以爲善而喜之則以死之佚自當以爲善而忘之也衆人多見得死不如生故難忘此偏說得生不如死更有何不可忘語意加一倍警策舊註誤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有力者暗指陰陽造化而言郭註云無力之力莫大於造化故能指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人自不覺耳按小大就舟山而推廣言之謂小大之物莫不有宜藏之處亦莫不有遯去之時喻人之藏身雖固未有不隨化而遷舟論嗜慾尅伐必速其亡即吐納按摩亦能固其形而不能固其神猶是下乘工夫耳此七句反跌起下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是恆物之大情也凡物藏之於此則猶可遯於彼以其猶有彼此之界也以天下之物藏之天下之內任其推遷

姚惜抱曰犯字如范全之范

轉徙。只在此天下中。所藏即所遯。所遯即所藏。初無彼此。又安遯乎。大情猶言至理。謂此乃萬物之至理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凡物偶然相值相觸。皆曰犯。人之生也。亦偶寄焉耳。故曰犯人之形。夫大塊勞人以生。生則犯勞矣。乃受而喜之。是犯人之形而猶喜之也。若者順也。順人之形者。來去倏然忘其生死。則薪有盡。而火傳無窮。直歷萬劫而不磨。忘而復之之樂。又進於受之之喜矣。豈可勝計邪。故真人之聖者。其心無所不忘。視天下初無彼此之界。身處天地中。正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更無所遯於彼於此。無乎不存。亦亘萬古而常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善以爲善而不以爲戚也。天壽死生皆無所戚。此即儒者居易俟命道理。莊子以爲尚非大宗者也。人猶效之。以爲師也。若夫知天而生者。不特善之。抑且忘之。常與天地未生之前。太極未判之始。胞合而無間。則未有一物。而萬物皆由此而生。縱有萬物。而一化實由此而起。是乃道之大宗也。顧不以爲師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有情有信則似虛而

非虛無爲無形則似粗而非粗○至此方提出道字正寫其大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爲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物莫不有所由生則有爲之本根者道則自居乎最初是自爲本根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則自上古以來道固已存而不敝矣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人鬼天帝之所以神上天下地之所由生皆道爲之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陰陽未判之先而不爲高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天地四方之極際也道周於其下而非深遠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以上形容道體之包天地羅古今其大如此所以爲大宗也狶韋氏古帝得之以挈天地挈齊乾坤伏戲羲得之以襲氣母配合元氣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至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山神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河伯也肩吾得之以處泰山肩吾泰山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鼎湖上升之

以上言道為萬化之本

事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為元冥之神故處元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強北方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王母西方神少廣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一說堯封於彭城至商七百歲傅說得之以相武丁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東方七宿也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騎箕尾為列星今尾箕間有傅說星○自狶韋氏以下至此皆叅用舊註○按先天太極何所不包何所不有天地萬物皆分太極之體以成也此特隨舉日月星斗山川河嶽神聖仙真莫不同得以見其為大宗耳筆力蹤跳有風生兩腋之致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人名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才以天質

詩毛傳將送也
馬通伯曰無語辭無
不不也

言道以覺性言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猶待也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事忘人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生死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豁然如平旦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卽嗒然似喪其耦意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世數爲遷流獨往獨來不逐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一點靈光不隨色相爲生滅。○已上言進道之序最爲精詳。元渺之極却有循序漸進之候如此。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此解不死不生之義言所謂入於不死不生者自凡人觀之形存則生形亡則死而聖人則以養所不知直至遊於一氣而與太極同體形有生死太極自無生死殺其形者於太極何損非死也生其形者於太極何加非生也故曰不死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凡物有去來則有將迎有存亡則有成毀道則無去非來無亡

以上言真性常在不死不生

非存故無將迎無成毀。亦無不將不迎無不成不毀。若此者幾無以名之。名之爲攖寧可也。攖音縈有所繫着也物有繫着則牽攖而不寧。道則任萬物之縈攖。仍自寧靜。是正以攖而成此名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所垂者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傳誦所播者。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眼光審視者瞻明聞之聶許。聶耳語許與也謂目之所治乃先入於耳而心許之者聶許聞之需役。需待也役行也謂心之所許。乃身之本待奉行者。需役聞之於烏謳於謳歌詠而樂之也謂身之所欲行止於情之所甚樂者於謳聞之玄冥。謂所樂乃從幽杳中默契神會者玄冥聞之參寥寥廓也。謂所默契。乃從空虛空廓大中。參之而有悟者。參寥聞之疑始。言空廓中之解悟。乃尋之而莫得其朕者○此段言入道之初。亦不廢語言文字而究所由來。則全憑心解神悟得之於冲漠無朕之際後世方術家徒拾得前人一二糟魄。遂矜爲獨得神奇。則其拘墟見小亦甚矣○副墨以下撰出許多名目層遞而上。愈幽愈渺。其次第從末分曉。今逐層力爲分清。覺於全篇大旨。亦較合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音翹。尻骨盡處），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首與脊尻皆在一身內，自無而有，而生而死，視之如首脊尻，是一體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眞人遊於天地之一氣，渾然太極，自然無有生死，此道之大宗，當奉爲師者也。若知有生死，而能一視生死，乃入道之方，如儒家以打破富貴貧賤關頭，爲求仁先務也。此則入當切磋者，故不曰以爲師，而曰與之友，能得所友，自知所師矣。與爲友，又見雜篇庚桑楚，可互參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言子輿）：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拘拘，指下文五句所列形狀）。曲僂（佀）發背（身僂不得伸），上有五管（五管，五臟之腧也。背上向，故五腧在上），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句（勾）贅指天（句贅，項椎節骨高起，如贅疣也），陰陽之氣有沴（沴本音戾，此讀徒典切，音殄。氣淩亂也。言既稟劣形，今又淩亂爲病），其心閒而無事（絕不介意），跰（迸）蹮（仙）而鑑於井（跰蹮，行步欹危貌，病中勉

王伯申曰亡與無同否也

歸熙甫曰任陰陽之變不爲病苦

（行，自照其形於井）曰嗟乎夫造化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拘拘指氣沴爲病）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司晨）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彈能獲鳥）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使造物者逐漸將此身化爲異物即隨其所化而順之無不可者何必與造化忤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猶言生死時順義見養生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心本無哀樂則哀樂不能自外而入之）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縣解注見養生主不能儵然而往是縣而不能自解也此必爲物慾纏縛故曰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外物本不如在我之天真又何至爲物所結而惡之）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怛化（舊註斥其妻子）

以上言天命不恒宜及

彼謂陰陽也

使避去不當環泣以驚擾死之人使將死而心傷家語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化作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舊註鼠肝蟲臂言化爲至微至賤之物也或云鼠無肝蟲無臂言化爲烏有也恐未然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使將死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悖逆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解見本篇首段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爲人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一偶爲人遂欲永世爲人亦妖物矣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物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人之生死猶夢覺生一大夢死乃大覺也凡人寢不安則不

時自修

壬秋曰撓挑猶窈窕也

壬秋曰編曲以藁葬也

成寐。曰成然，猶云安然也。蘧蘧，自得之貌。曰蘧然，猶云快然也。成然寐，蘧然覺，猶云安然而生，快然而死也。○此段言生從無來，死從無去。去來儵然，無欣戚之異也，何不可忘之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也，無心相爲於無相爲也，無事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舊註登天遊霧，遊於物外也。撓挑，猶戲弄也。忘生，不悅生也。無終窮，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莫然，猶默默然。詩莫其德音，亦訓默。或通作漠，亦協。有間，有頃也。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助之弔而。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爾句。猗，歎詞。○絕妙輓辭。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舊註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且不說破，付之一笑，妙。子貢反，以告孔子

王伯申曰人者偶也中庸鄭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

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也命名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每借孔子口中論賛一番隱隱見千古儒宗猶謙遜不自是未嘗强人以從已挾小知者安得自以爲最賢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彼不以常人之爲人者爲人而以造物之爲造物者爲人故曰與造物者爲人意精而語奇與造物者爲人又不在已落形色之後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初不死不生之地○此二句正是大宗師一部南華皆以此爲主腦實際前路俱在隱躍之間至此方借孔子口中點出蓋一部南華皆以此爲主腦故重言之也須認得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决疣尤潰癰夫若然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後猶言悅惡悅所先也惡所後也不知先後言不見死生之孰爲可悅孰爲可惡也○又按先後字照本義解亦妙蓋常人知有生自是生先死後今却見得無有生死又安知孰先孰後此方是一死生盡頭語深妙可參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言方外可遊何自拘於方內
爾雅戮病也戮民猶言勞人孔子欲為世法故云

彼與造物爲人則與天地同體矣其與人同具人形轉是假於異物而託爲同體耳何關緊要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既是假托異物則形骸俱非眞相故內而五臟外而五官一切遺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薪盡火傳造化之運行無窮亦與俱運行無窮反覆循環終始不息有莫測其端倪者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居形器之先自超於塵垢之外在太極之前自裕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貴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世之哭死而哀皆憒憒不悟者也彼既分明見得假託非眞又安能與人同憒憒乎憒憒心昏亂也觀人耳目言爲庸耳俗目之美觀也學法新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爲禮法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之共遊於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方法也入道之法要在心忘又借孔子口中點出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育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向濡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只逍遙無爲而此生已不擾故曰魚相忘

王介甫曰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之衰天下之士沈於得失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

以上言合氣天地死爲反真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田之不可井者曰畸。數之零餘者也。方外人不在常人數內。故曰畸人。曰。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畸於人者與人不同而實與天同。則惟方外者爲大宗耳。故凡循乎禮法者實天之小人。而常人則推爲君子。常人雖推爲君子。而在天則見爲小人。收筆特以小宗托出大宗。却換出君子小人字。兩兩相形。肥愈決而言愈辣矣。作翻案文字。正須具此辣手。不然轉成騎牆之見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居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一者誠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針對小知。遽處點醒。惟簡之而不得。人惟重死。故於喪禮簡省不得夫已有所簡矣。言孟孫已能簡之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何謂生。何謂死。不

馬通伯曰旦同但淮南媒但者非學誕也注云但猶詐也旦但皆誕之借字旦宅与情死对文情者誠也實也形爲假宅故有駭動心非實死故無損累

姚惜抱曰是自其所西字爲一句

馬通伯曰以者用也乃且即芳蒖說文旁草也楚辭草

[illegible]

知就先不知就後凡人意有所悅則就之既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又何就焉或云就字疑孰字之誤非是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自視此身原是託於異物則已若化而爲物矣所以一切聽其自然如子輿所云爲雞爲彈爲輪馬子犂所云爲鼠肝爲蟲臂一切不可知之化皆靜以待之而已○以上六句是就孟孫之簡而推其心地始有若是者向來註說似未分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四句又進一層言既託於異物物無不化安能保其不化哉化固不足悲也雖託於異物而寔與造物者爲人則固有不化者存又安見其果化哉化尤不足悲也此惟進於知者能知之耳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拘於世法反以彼爲怪得非大夢未覺者乎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不哀不感駭人耳目而其心能忘故無損旦明也情實也孟孫雖明宅身於天地之間而視死非死不見有寔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孟孫氏能進於知猶人皆夢而已獨覺故造物無心彼亦一切付之無心人哭亦哭不必故與人殊而不哭亦不必故與人同而哀感流涕是自其所以乃此句皆云此其所以

若形骸特猶所用之土苴草芥。始即此而相与命之曰吾耳

以上言塵世大夢形骸假合

無涕不慼不哀。却以一乃字虛括之。是以歇後語。爲倒繳句。今人說話。多有如此者。特不敢用之文字耳。古文則正於此傳神吻也。眞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以上所言特由孟孫之簡而以吾意推其所以然。是直以吾推之耳矣。究竟吾自吾。而孟孫自孟孫也。庸詎知吾所謂以吾推之者。果無異孟孫之自知之而自言之否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戾同**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

夢境之非眞如此。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至天而不必至天。夢入淵而不必入淵。則我今之言不知是夢乎。是覺乎。覺則眞。夢則幻矣。大抵事必以身歷其境。可據也。

爲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憑空造適意之事以自適。不若目覩之而喜形爲笑。徒獻可笑之言以取笑。不若身歷之而排列其狀。排。列也。二句即耳之不如目。目之不如身之意。喻以旁人推度孟孫。不如孟孫自爲之而自知之。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惟孟孫之爲孟孫也。固已自排出不哀不慼之狀矣。却是安然排出而非有所勉強。又自然忘去化爲物之見。而非付之不得已。此其心乃入於寥廓無爲之天。而混茫爲一。更無天人相勝之患也。○自夢爲鳥以下。又推進一層見所論孟孫

軹同只

者。尚恐未盡其妙。極推服想象之致。以見心志之爲大宗。俗解固說成灑語。古註亦從未分明。又將寥天一分作三義於通篇大旨。及末段意理俱未之知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教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語助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義汝以是非矣、以仁義飾於外。如黥面而失其本色。別是非則物論紛而本心之明以失。如去其鼻而失審辨之官。此非詆堯乃惡墨惠之充塞仁義而以詖淫邪遁爭是非。故竟下黥劓二字。險而確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舊註遙蕩非義所拘。恣睢非人所拘。轉徙非是非所拘。此大道也。既無以遊大道。來此何爲。意而子曰、雖然、吾欲遊於其藩。得遊樊籬之外足矣。許由曰。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言天質既傷即外焉者亦不能窺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

成与誠同

以上忘勛名

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集解無莊有美而自毀其美據梁有力而自黜其力。黃帝有智而齋心服形以去其智皆能自鎔鍊則本質可變何況後起者。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黥劓雖傷安知不息之補之復於完成以就先生之鑪錘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姑言大概吾師乎。吾師乎。師字在此點出。○重言師乎呼起見得師自有眞非同小宗有想像不盡未易形容意𩐁劑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韲和也凡醯醬之釀和曰韲借言調和萬物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四句似甚荒誕不知此正一先太極圖贊原字字的確所謂虛而有實也此所遊已。此吾所奉爲師而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者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尚有當忘者。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

曾文正曰無故而忘曰恙

以上忘德業

矣。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曰：可矣，猶未也。猶有未盡忘者。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離形黜聰明，去智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猶太虛之無礙此謂坐忘。此四句即就起段其心忘三字推掃盡致，乃全篇之歸宿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呂註：同則物視其所一，所以無好；化則未始有極，故無常。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能得大宗則至聖猶欲從而師之，如此寫大字師字俱在字外出力。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同促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得

以上示學者從入之途歸本安命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子桑此時尚見貧之爲病則固介然未忘矣然不以怨父母不以咎天地而芴委於命之適然與怨天尤人營逐自傷者固已有閒誠由此而進之則未忘者亦可漸幾於忘以至於無所不忘矣此入道之始基也故附於篇末見大道法以坐忘爲歸以安命爲始原自有下手處庶人不河漢斯言也

唐荆川曰言舜猶有意非出於天道

呼我爲馬應之曰馬呼我爲牛應之曰牛此非玩世不恭也心無形相已解脱形骸之外也

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也應帝王治法也治天下則其事至紛矣而有爲之治不若無爲之治無爲則遊於虛而實不可測有爲則鑿破渾沌而反有大害太史公所謂要歸於老子之言者也然不特無爲而原於不知極之於不知其不知則有高出老氏者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問不知所問何事不必指實齊物論中三問亦不必指實帝王之道大意只重在四不知蓋齊物論言止於不知大宗師言養其所不知莊子宗旨只要一切渾忘乃有無用之大用故答以不知郎不答之答而齧缺頓悟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註即披衣王倪之師也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呂註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意謂有知而憂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藏仁以要人雖無甚有爲之迹然亦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耳藏乎身者既恕亦可以喻諸人矣要豈能無非諸人哉泰氏其卧徐徐安緩貌其覺于于閑適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黜其

以上言帝王運世首在法天

日猶云日者左氏傳云日衛不睦

王懷祖曰義讀爲儀經式儀度皆謂法度

馬通伯曰治外七字爲句正同政即經式儀度

聰明。如無知識之物。一者專一不雜之意。言無他思慮也。徑用馬牛作形容。句法險峭。其知情信。其德甚眞。情實也。信慤也。即或有知。亦但如牛馬之知覺運動。絕無矯僞。故其德皆天眞之自露。毫無作爲。而未始入於非人。不求諸人而人自化。何嘗非諸人。○未始出言不能超出其上也。未始入。言不至墜入其中也。○舊註此段言化民之道。有意爲之不若無意爲之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皆從己身而出。非但見之文誥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正己以正人。此自常道。接輿曰。是欺德也。竟指爲欺德。警絕。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不勝。舊註。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於外。聖人之治豈僅從事於外乎。一外字。便見得是欺德。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承上言治外者。不過先正己而後出以正人。確能爲此式度而已。乃不足之辭。俗解以此二句爲轉出正意者謬。且鳥

章枚卅曰知者匹也詩衆子之無知而曾二蟲之無匹謂不徒匹此二蟲也

以上言治在因人不在法庭

爾雅豫厭也言不憚煩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治外者固欲以所能強世而不知其不可必也彼鳥鼠至微且能知矰弋熏鑿之患況人爲萬物之靈若以式度繩之則束其官骸猶矰弋也梏其性天猶熏鑿也豈反不知避曾二蟲之不若哉

天根遊於殷陽殷山之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無名曰請問爲天下病在一爲字是下着無名人曰去斥使去女鄙人也鄙見識凡陋也何問之不豫也不豫猶言落後○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於爲天下者無以先之而求爲天下於天下則後矣下文所言即豫之道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解見大宗師厭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曠埌朗之野造化有何可厭蓋大造者不言造大生者不言生有若厭倦然也莽眇輕虛也鳥能飛故借以名太虛之氣六極六合之極際也無何有猶言無所有壙埌猶言曠蕩此

以上言棲心淡泊出治之本

姚惜抱曰陽子居即揚朱嚮疾三句即知仁勇三達德

胥為諝之借字說文諝知也胥易謂知識感易技係謂技藝自為拘系也

四句即大宗師所云遊於天地之一氣而形容言之汝又何帠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帠法也感動也言我不屑屑於為天下人亦何法之從而可以治天下動其心耶又復問未明不為天下即已豫治天下之理故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止於所不知則遊心於淡矣遊於天地之一氣而與太極同體是合氣於漠也由是兩儀立而萬物生皆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物皆得自若其天而天下之治不外是矣此豫之道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舊註敏於向道勇於力行物徹疏明物理透澈心地通明學道不勧又精進不已如是可比明王乎問其為治可比明王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胥役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皆瘁形憂心者言所問之人自聖人視之直是奴隷百工之至憂勞者耳語又見天地篇蓋借老子語痛斥墨氏之徒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獵取猨狙

馬通伯曰文喻學道便嚮疏明執斄喻強梁

以上言功化出於無心

之便執斄（狸同）之狗來藉（羈繫）致人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小有才能不特若如胥技且如禽畜之以才自傷者安可比於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巳忘其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其化貸施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似有所以治天下而不能舉其名目使民欣然自喜各若其天而不知誰之爲之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立乎不測卽與造物者爲人遊於無有卽遊於天地之一氣此王治之本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言斷定年月旬日一毫不爽也）鄭人見之皆棄而走（郭註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心醉猶言意滿心服之至也）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更有勝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於汝止示以在外之形貌文）

馬通伯曰挾其道以与世亢而必求其伸人則有以窺其微矣有我相故也

采而未盡在內之眞實底蘊汝遂自以爲固已得道乎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無雄則卵不實喻人有文而無實則於道終無成而以道與世亢抗必信伸故使人得而相汝言於道未旣其實而徒以道之見於文貌者與人相抗求伸則盡呈於色而別無蘊藏故人得相而窺之以售其技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添一句決甚不以旬數矣且速甚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死色也故怪之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妙繪痴信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地文者地之文如草木之類是也地之生草木當其甲圻則有震動之象當其暢遂則有各正之象若歸根復命潛伏地下則生機之萌絕無震正之迹矣今示以在我之地文正杜閉已德使無可見之迹也故季咸見之目爲死微○又震動也正靜也言存於未有動靜之中也更直截或改正字作止謂取易震艮二卦之義亦通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蘇子瞻曰全然列子作灰然是也言何之溼灰復然

章枚皆曰列子作莫朕古音無如莫勝从朕聲故假莫勝爲無朕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見其閉藏之中。似有權變不拘一定。可以死可以無死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天壤者天之壤。十有二辰是也。天之有十二辰。配平十有二月。俯觀春夏之辰。亦可微窺生長之氣而欲於其中指其名。求其實則不可得矣。今示之以在我之天壤。雖不予以可據之名實而生機已發動於命蒂之內。則長養之善氣。自微有吐露。是正善者機也。季咸見之所以目爲有生。○踵字註見大宗師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不齊見於外者不一也。無得而相偏在巫咸日中說出。恰與上文人得而相汝對照妙試齊且復相之欲待氣色既定復相之。因此更轉出異境。妙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老子曰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合二氣爲一氣不相勝也。二氣沖和而不相勝。則其機之見於外者均平如衡。既不得謂其必

埤雅茅靡言其轉伏
無定一作弟靡弟讀
如稊稊茅之始生也

死弗活。又不得謂其全然有生。鯢桓之審蟠爲淵。止水之。
季咸見之。所以云無得而相也。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集解鯢大魚。桓盤桓也。審同盤。水盤旋也。一云蟠聚也。淵深也。淵深莫測。故借以爲三機皆與善者機。鯢桓之淵也。杜德機。止水之淵也。衡氣機流水之淵也。下文尚有一見此處忽以淵爲喻。先作一束。絕奇絕變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一見驚走。奇不可測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告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影滅蹤失再寫走狀妙妙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卽道之大宗也。不出吾宗所謂遊於天地之一氣也。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頹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舊註。弟靡。遜伏貌。波流。蕩漾貌。○前三機猶有可見。至虛與委蛇。則如遊混茫。並無機緘朕兆之可尋。見不可見。名不可名。令彼捉摸不定。不知是何許人。以此而驚疑遜伏。以此而回惑蕩漾。所以逃也。○李士表曰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

以上言立於不測也淮南言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求而此虛。彼以有求而此無。彼以必役見此已離人入天。○前人諸解唯李氏之說獨見分曉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悔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爲其妻爨、不拘名分食家如食人、不別貴賤。於事無與親不從事於務雕琢復朴。去文存質塊然獨以其形立。所謂形如槁木也。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不出。如封閉然者一以是終。言既得此道、別無心醉者○此段。喻應帝王之道。凡自治爲之迹者。人得而測之。絕去事爲之迹者神巫不能窺。言列子見小知自是者。所見不若神巫奈何自足而與世亢必伸也。無爲名尸、名譽之主。無爲謀府舊註籌謀所聚無爲事任衆務責任。無爲知主。聰明總會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道極於無窮。與造物者爲人也。遊於無朕。遊於天地之一氣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天之所以與人者。健順五常之德。必行道而有得焉。乃可以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遊於無朕。而合氣於漠則全體太極。而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備。即仁義禮智之名可不立矣。何待行之而始見有得乎。亦虛而已要而言之。則總惟一虛而已。不必有爲也至人之

以上言遊於無有也此篇實總結內七篇大意言人之不得道逐而傷生失性者皆知巧之過也

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一過輒忘。不復留伏胸中。故能勝物而不傷。勝物不傷。天下治而已。不勞也。此四句又申明虛字之妙用。與胥技勞林對照

南海之帝為儵。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合和貌。譬無為也。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渾沌喻未濟之天真。七竅喻七情。七情開。而天真喪矣。治天下猶治一身也。則應帝王之道可識矣。○末二段自無為名尸以下。正說通篇實義。精括似經。自南海之帝以下。借喻指點。從反面托出。清言雋味。一往而深。正妙在不找正意。